黃帝內經素問注證發微

黄帝内經素問註證發微卷之四

大明太醫院正文會稽庠生玄臺子馬蒔仲化註證

弟庠生馬茂馬葛馬懋馬芸仝校

通評虛實論第二十八 評論也内論病有虛實之義故名篇

黄帝問曰何謂虛實岐伯對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

此先明虛實二字之義也言人非無故而實以邪氣盛則實耳邪氣盛者外感也非無故而虛以正氣奪則虛耳正氣虛者内傷也

帝曰虛實何如岐伯曰氣虛者肺虛也氣逆者足寒也非其時則生當其時則死餘藏皆如此

此舉肺虛一藏，其生死必隨乎時，而可以例諸藏也。肺主氣，氣虛者，肺虛也。氣逆者，氣上行而逆，則作下之足以無氣而寒。故此肺虛而非相尅之時則生，如春秋冬是也；如遇相尅之時則死，如夏時之火是也。餘藏虛者，其生死亦如此而已。夫帝問虛實，而伯先以虛為對，未及於實也。

帝曰。何謂重實。岐伯曰。所謂重實者。言大熱病。氣熱脈滿。是謂重實。重平聲後同

此言病有重實之義也。大熱為病。邪氣甚熱。以後文寒氣暴上脈滿而實照之。則此氣熱者。邪氣熱也。非人之中氣也。其脈甚滿。是實而又實。謂之

之實也

帝曰經絡俱實何如何以治之岐伯曰經絡皆實是寸脉急而尺緩也皆當治之故曰滑則從濇則逆也夫虛實者皆從其物類始故五藏骨肉滑利可以長久也帝曰絡氣不足經氣有餘何如岐伯曰絡氣不足經氣有餘者脉口熱而尺寒也秋冬為逆春夏為從治主病者帝曰經虛絡滿何如岐伯曰經虛絡滿者尺熱滿脉口寒濇也此春夏死秋冬生也帝曰治此者奈何曰絡滿經虛灸陰刺陽經滿絡虛刺陰灸陽

此節即經絡俱實絡虛經實經虛絡實者而擬其脉體

決其死生。分其治法也。經者。十二經也。絡者。十五絡也。虛者。即前精氣奪則虛也。實者。即前邪氣盛則實也。經爲陽。絡爲陰。故經中亦有屬陰者。而以絡並之則經皆爲陽。絡中亦有屬陽者。而以經並之。則絡皆爲陰。寸部爲陽。尺部爲陰。急脉爲陽。緩脉爲陰。滑脉爲陽。濇脉爲陰。脉數爲陽。脉遲爲陰。今寸部急而見陽。是經實也。尺脉緩而見陰。是絡亦實也。所謂經絡俱實也。必其急緩之脉。皆滑則爲順而生。濇則爲逆而死。何也。大凡物類。皆有虛實。必滑澤則生。枯濇則死。非特脉爲然也。故五藏骨肉滑利。所以其脉亦滑。可以長久而生也。若五

熱濇滑則其脈亦濇必不能長久而死矣何以異於物類也哉其有絡氣不足經氣有餘是絡虛經滿也惟經氣有餘故脈口熱唯絡氣不足故尺部寒春夏爲陽合經與寸秋冬爲陰合絡與尺惟脈口濇而尺部寒故時逢秋冬則陰氣盛而脈口不宜熱熱爲逆而死也時逢春夏則陽氣高而脈口宜熱尺中宜寒當爲順而生即主病者而治之何經有餘則瀉之何絡不足則補之其有經氣不足絡氣有餘者即經虛絡滿也滿者實也唯絡脈滿故尺部亦熱滿惟經脈虛故脈口亦寒濇春夏應經與寸所以寒濇則死秋冬應絡與尺所以熱滿而死

不言治主病者。即上文可以例推也。治主病者何如。絡為陰。今滿則灸之。虛則刺之。經為陽。今滿則灸之。虛則刺之。由此觀之。則大抵灸主於寫。而刺則可補也。

帝曰。何謂重虛。岐伯曰。脈氣上虛尺虛。是謂重虛。帝曰。何以治之。岐伯曰。虛謂氣虛者。言無常也。尺虛者。行步恇然。脈虛者。不象陰也。如此者。滑則生。濇則死也。按王之經作非恐脈之下欽一虛字。氣虛。氣之下。多一乚字。尺虛。三者亦虛甚為當。故下文以氣虛尺虛脈虛為答。詳上文乎當以氣熱脈滿為重實。此節脈虛氣虛尺虛為重虛者。其有理。不與天子俱虛為重虛也。王氏以相當還以甲乙經為然。

此言病有重虛之義也。脈虛氣虛尺虛。謂之重虛。氣虛者。真氣不足也。故脈動無常。尺虛者。肾氣不足也。故行

步恇然脉虛者。手太陰寸口所見之脉按之不應手

如此三虛。是謂重虛。若帶滑利則生。否則濇滯而死矣。

帝曰。寒氣暴上。脉滿而實何如。岐伯曰。實而滑則生。實而逆則死。

此言氣寒而脉實者。亦以滑為生。而濇為死也。帝言上文氣熱脉滿。已謂重實。必滑則從。濇則逆。今者寒氣暴上。脉亦盛滿。與氣熱脉滿者。則其於滑濇逆從生死何如。伯言不問寒熱。止論滑濇。雖因寒而實。必其脉滑而為順則生。脉濇而為逆則死也。

帝曰。脉實滿。手足寒。頭熱何如。岐伯曰。春秋則生。冬夏則

死。

此即脈證雜見陰陽者。而以時决其死生也。脈實滿者。是陽脈也。頭熱者。是陽證也。皆邪氣有餘也。手足又寒。是陰證也。乃眞氣又虛也。若此者。眞邪不分。陰陽相雜然春秋者。陰陽未盛之時也。正平和之候。故生。冬夏者。偏陰偏陽之時也。脈盛頭熱者。不能支於夏。手足寒者。不能支於冬。故死。

脈浮而濇。濇而身有熱者死。

此言證與脈反者死也。脈浮而濇。乃肺脈之應於秋者也。而身有熱。則火盛金衰主死。此前後無問答之語。疑

爲徐循也歟

帝曰。其形盡滿何如。岐伯曰。其形盡滿者。脈急大堅。尺澀而不應也。如是者。從則生。逆則死。帝曰。何謂從則生。逆則死。岐伯曰。所謂從者。手足溫也。所謂逆者。手足寒也。脉字下當有口字

此言陽病者。當得陽脈。陽證也。身形盡滿。乃陽病也。脈口之脈。急大而堅。是陽脈也。宜尺部則澀。而不相應耳。然必手足溫者。是陽證也。故有是脈。有是證。則爲從而生。否則脈雖急大堅。而手足反寒。是謂逆而死也

帝曰。乳子而病熱。脈懸小者。何如。岐伯曰。手足溫則生。寒

則死。帝曰。乳子中風熱。喘鳴肩息者。脈何如。岐伯曰。喘鳴肩息者。脈實大也。緩則生。急則死。

此言乳子脈與病反者。復有他證可驗。病證俱甚者。復有脈體可據。而決其死生也。乳子。而病熱。陽證也。而脈則懸小。是陽證見陰脈也。然手足溫和。正氣猶存。脈雖懸小。特未大耳。故可以得生。不則手足寒而死矣。又乳子中風發熱。喘鳴肩息者。陽熱也。脈當實大。惟實大中而緩。則邪氣漸退。可以得生。若實大中而急。則邪氣愈熾。其病當死矣

帝曰。腸澼便血何如。岐伯曰。身熱則死。寒則生。帝曰。腸澼

下白沫何如。岐伯曰。脉沉則生。脉浮則死。帝曰。腸澼下膿
血何如。岐伯曰。脉懸絕則死。滑大則生。帝曰。腸澼之屬。身
不熱。脉不懸絕何如。岐伯曰。滑大者曰生。懸濇者曰死。以
藏期之

此言腸澼之屬。有便血者。有下白沫者。有下膿血者。隨
證隨脉。而可以决其死生也。腸澼者。大小腸有所辟積
而生諸證。故腸澼爲總名。而下三者。爲諸證也。生氣通天論曰
因而飽食。筋脉横解。腸澼爲痔。所以亦用腸澼二字。本集腸明藉赤云久爲腸澼便血者。大便
中下純血也。有等俗名腸風下血。有糞前來者爲近血。是糞後來者爲遠血。是心肺有
火。今茲腸澼便是血爲陰。而下血爲陰證。若身熱則火
血。尻下血先見

臟故主死身寒則火衰故主生其下白沫者非膿非血而白沫下行是肺氣受傷也然亦陰證之類故脈沉則生以陰證宜見陰脈也若脈浮則死以陰證見陽脈也其下膿血者赤白相兼氣血俱傷經腸形氣滅府病形蓋謂之瘕泄新經諸之大瘕泄後世曰痢然脈以懸絕為死正氣不足也滑大則生正氣有餘也帝問凡腸澼之病身不熱則證不死脈不懸絕則脈不死伯言終當以元氣為主故脈必滑大則生若懸濇則死其死者以臟期之所謂肝見庚辛死心見壬癸死肺見丙丁死腎見戊己死脾見甲乙死者是也按脈訣云下痢微小却為生脈大浮洪無瘥日令憂治此疾亦有滑大而生沉小而死者其懸濇之謂邪

當以經言爲的也

帝曰。癲疾何如。岐伯曰。脉搏大滑。久自已。脉小堅急。死不治。帝曰。癲疾之脉。虛實何如。岐伯曰。虛則可治。實則死。

此言癲疾之脉。得陽脉虛脉而生也。癲疾者。陽邪也。故搏大滑。則陽證得陽脉。所以病久自已。若脉小堅急。則得陰脉。故死不治。然癲疾之脉。當有取于虛也。必搏大滑中帶虛。可治。若帶實。則邪氣有餘。乃死候也。脉訣云恍惚之病定癲狂其脉實牢保安吉寸關尺部沉細時如此閒人最得痊與此大義相合又按長刺節論第十一節則刺狂癲有法又以靈樞癲狂篇考之則義無餘蘊矣

帝曰。消癉虛實何如。岐伯曰。脉實大。病久可治。脉懸小堅

病久不可治。

此言消癉之病。得陽脈而生也。消癉者。熱𤍠也。故脈實大。雖病久亦可治。若懸小堅。又至於病久。則益不可治矣。脈要精微論云。癉成爲消中。靈樞五變論消癉可參看。

帝曰。形度。骨度。脈度。筋度。何以知其度也。方盛衰論云。診有十度。脈度。藏度。肉度。筋度。俞度。又按靈樞有骨度脈度篇名。而又有經筋篇名。至於形度則無之。今帝以爲問。而下文無答語。乃他篇之錯簡也。

帝曰。春亟治經絡。夏亟治經俞。秋亟治六府。冬則閉塞。閉塞者。用藥而少鍼石也。所謂少鍼石者。非癰疽之謂也。癰疽不得頃時回。亟音棘。頃入声。

此言主時治病各有所宜而冬時則用藥而不用鍼也
春時治病治其各經之絡穴夏則治其各經之俞穴秋
則治其六府冬則閉塞但用藥而不用鍼石所謂冬時
少用鍼石者非謂冬時癰疽亦不用鍼石也彼癰疽不
得頃刻挽回若不用鍼石以瀉之則內爛筋骨穿府豈
得不用鍼石哉特謂他病則冬時不用鍼石耳

癰不知所按之不應手乍來乍已刺手太陰傍三痏與纓
脉各二掖癰大熱刺足少陽五刺而熱不止刺手心主三
刺手太陰經絡者大骨之會各三暴癰筋緛隨分而痛魄
汗不盡胞氣不足治在經俞痏音賄掖腋同緛軟同

此承上文。而言治癰之法有此三等也。凡癰痛無定所。故按之不應手。亦無定時故乍來而作已。當刺手太陰肺經之傍三痏。蓋肺經之穴。在胷中者曰雲門。今曰肺經之旁。則是足陽明胃經氣戶等穴也。刺瘡曰痏。三痏者。三次也。刺三次則有刺痏者三其曰纓脈各二者。亦以胃經之穴。如人迎水穴。在結喉旁一寸五分。則是結纓之所。故曰纓脈各二者。左右各二也。有等腋下主癰。其體大熱。當刺足少陽膽經之穴五痏。宜是膽經之淵液穴也。腋下三寸宛宛中舉臂得之鍼三分禁灸若刺之而熱不止。當刺手厥陰心包絡經。即手心主之穴三痏。宜是天池穴也。腋下三寸乳後一寸

鍼二分灸三壯又刺手太陰肺經之經穴經渠(寸口陷中鍼二分禁灸)絡穴列缺(去腕側上一寸半鍼二分灸三壯)及大骨之會各三痏(謂於手太陽小腸經之肩貞穴也在曲胛下兩骨解間肩髃後陷中鍼三分灸三壯)有等暴發為癰隨其分肉筋緛而痛在外之踝汗出之不盡在內之胞氣則不足而小便不通當治受患本經之俞穴如手太陰肺經列缺為俞之類也(按癰疽大義悉具靈樞癰疽篇)

一八十

腹暴滿按之不下取手太陽經絡者胃之募也少陰俞去脊椎三寸傍五用圓利鍼

此言治腹暴滿之法也凡腹中暴滿按之不下取手太

陽經之絡穴支正。在手腕後五寸鍼三分灸三壯胃之募曰中脘是也臍上四寸又取足少陰曰腎俞穴者。去脊十四椎間。左右各開一寸五分。共為三寸。刺之五痏。此穴本屬足太陽膀胱經然曰足少陰者以腎為足少陰也當用圓利鍼以刺之。即靈樞九鍼論之第六鍼也。

霍亂刺俞傍五。足陽明及上傍三。

此言治霍亂之法也。凡霍亂者。刺上節腎俞之傍。即志室穴也。刺之五痏。十四椎兩旁相去脊中各三寸共六寸鍼五分灸七壯又取足陽明曰胃倉穴十二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三寸共六寸鍼三分灸七壯及上有意舍穴。各三痏。十一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三寸鍼三分灸三壯此二穴亦屬足太陽膀胱經然曰

足陽明者以其為胃穴也

刺癇驚脈五。鍼手太陰各五。刺經。太陽五。刺手少陰經絡傍者一。足陽明一。上踝五寸。刺三鍼。

此言刺癇驚之法也。言刺癇驚之脉有五。其一鍼手太陰肺經穴各五痏。乃刺其經穴經渠也。寸口陷中鍼二分留二呼禁灸其一刺手太陽小腸經穴各五痏。當是經穴陽谷也。按鍼灸聚英主癲疾。手外側腕中銳骨下陷中。鍼二分。灸三壯。其一刺手少陰心經絡穴通里。然謂之絡傍。則是手太陽小腸經支正穴也。按鍼灸聚英主風癇驚恐悲愁癲狂。鍼三分。灸三壯。刺之者一痏而已。其一刺足陽明胃經之解谿。按鍼灸聚英主癲疾。鍼五分。灸三壯。其一刺足踝上之五寸

即足少陰腎經之築賓穴也。按鍼灸聚英主癲疾狂刺三分。留五呼。灸三壯。

之者、三痏而已。

凡治消癉。仆擊、偏枯。痿厥、氣滿。發逆、肥貴人。則高梁之疾也。隔塞。閉絕上下不通。則暴憂之病也。暴厥而聾偏塞閉不通內氣暴薄也。不從內外中風之病。故瘦留著也。蹠跛寒風濕之病也。高膏同。粱食下同。著着同。蹠音隻。跖同。孟子雞鳴而起章。跖從庶。陳仲子廉士章從石義同也。楚人謂跳曰蹠。跛音波。易曰。跛能履。又音彼。國語云。立無跛。

此言凡治諸病者。皆當知病所由起也。肥貴人用膏梁之品。肥者令人熱中。甘者令人中滿。故凡為消癉為仆擊。為偏枯。為痿。為厥。為氣滿。為發逆等證由之而生也。

人暴時有憂者氣閉塞而不行故凡爲隔塞爲閉絕爲上下不通等證所由生也人有內氣暴時上薄故凡爲暴時而厥爲聾爲前後一偏而塞爲前後俱閉不通等證由之而生也然此皆從內而生又有外中于風熱極內消筋脉不利故有爲瘦爲留著之病也其有寒有風有濕者則又爲蹠爲跛之病也

黃帝曰黃疸暴癰癲疾厥狂久逆之所生也五藏不平六府閉塞之所生也頭痛耳鳴九竅不利腸胃之所生也

此帝亦言病有所由生者皆從內而生也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腹然各經脉氣久逆于上而

不下行。則拂積于上中二焦。故爲黃疸。爲暴病。爲癲疾爲厥。爲狂。諸證所由生也。六府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能滿。五藏者。藏精氣而不寫。故滿而不能實。五藏本與六府。相爲表裏。今飲食失宜。坐利過節。以致六府不能傳其化物。而六府閉塞。則五藏亦不和平。各病自生也。大腸爲傳導之府。小腸爲受盛之府。胃爲倉廪之府。今腸胃否塞。則升降出入。脉道阻滯。故爲頭痛。爲耳鳴。爲九竅不利。諸證所由生也。

太陰陽明論第二十九

太陰者足太陰脾也陽明者足陽明胃也此論脾胃病之所以異名異狀等義故名篇

黃帝問曰。太陰陽明為表裏。脾胃脉也。生病而異者。何也。岐伯對曰。陰陽異位。更虛更實。更逆更從。或從內。或從外。所從不同。故病異名也。帝曰。願聞其異狀也。岐伯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故陽道實。陰道虛。故犯賊風虛邪者。陽受之。食飲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陽受之。則入六府。陰受之。則入五藏。入六府。則身熱。不時臥。上為喘呼。入五藏。則䐜滿閉塞。下為飱泄。久為腸澼。故喉主天氣。咽主地氣。故陽受風氣。陰受濕氣。故陰氣從足上行至頭。而下行循臂至指端。陽氣從手上行至頭。而下行至足。故曰。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陰病者。下行極而上。故傷于風

者。上先受之。傷于濕者。下先受之。更平声
此言脾胃雖爲表裏。而其爲病。則異名異狀也。脾藏爲
陰。胃府爲陽。是陰陽異位也。春夏陽明爲實。太陰爲虛
秋冬太陰爲實。陽明爲虛。是更虛更實也。春夏太陰爲
逆。陽明爲從。秋冬陽明爲逆。太陰爲從。是更逆更從也。
陽脉從外。陰脉從內。是從內從外也。故脾胃雖爲表裏
而其病異名也。如下文陽病身熱不時卧上爲喘呼。陰病䐜滿閉塞下爲飧泄久爲腸澼者皆
異名也。下文之所謂異狀者。亦以此耳。帝以異狀爲問。伯言人身本與天
地相參。故天在外。主包夫地。地在內。主包於天。人身六
陽氣。猶天氣也。主運乎外。人身六陰氣。猶地氣也。主運

于內陽運于外者爲實陰運于內者爲虛故大凡賊風虛邪陽經受之飲食起居之失陰經受之陽經受之則入六府而爲身熱爲寑臥不時爲上爲喘呼皆陽證也陰經受之則入五藏而上爲䐜滿閉塞下爲飧泄久爲腸澼皆陰證也不唯是也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主乎天氣咽喉者水穀之道路也主乎地氣（此二語見靈樞憂恚無言篇）唯通天氣故受風氣唯通地氣故受濕氣且足之三陰從足上行至腹以至於頭而手之三陰從藏以至于手是以凡陰經受病者自下之行極而復上行也手之三陽從手上行至頭而足之三陽從頭下至於足是

以凡陽經受病者。自上之行極。而復下行也。故凡傷於風者。必上先受之。以陽氣在上也。傷於濕者。必下先受之。以陰氣在下也。故觀陽經受病而胃之受病在其中。觀陰經受病而脾之受病在其中矣。病之異狀有如是夫。王註以陰陽異位。更實更虛強入者非。殊不知此乃總論六陽六陰之理。而脾胃自在其中也。

帝曰。脾病而四支不用。何也。岐伯曰。四支皆稟氣於胃而不得至經。必因于脾。乃得稟也。今脾病不能爲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稟水穀氣。氣日以衰。脈道不利。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故不用焉。[illegible]

此言有脾病者。四支之所以不能舉也。帝言脾在內。四

支在外，然脾有病，而四支不用者，何也。靈樞經脈篇有手指足指不用等語，皆言手足之指不能舉用也。伯言四支皆稟氣于胃，而胃氣不能自至於四支之各經，必因於脾氣之所運，則胃中水穀之氣化為精微之氣者，乃得至于四支也。今脾經受病，如上文䐜滿閉塞飧泄腸澼之類，則不能為胃化其水穀，行其津液，故四支者，不得稟水穀所化之氣，而各經之氣日以衰微，脈道不利，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故四支安得而舉焉。

帝曰：脾不主時何也。岐伯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時長四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獨主於時也。脾藏者常著胃

土之精也。土者，生萬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頭足，不得主時也。長，掌同。主也。着，著同。

此言脾之所以不主時也。按曆法辰戌丑未四季之月，每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前，各土王用事十八日，一歲共計七十二日。由此推之，春木止二三月除十八日，則木亦止七十二日。夏主四五六月除十八日，則火亦王七十二日。秋冬皆然，故五行五七三十五，計三百五十日，二五得十日，共爲三百六十日。一歲周參。伯言脾屬土，土主中央，常以四季之月，王十八日，則脾主四時之內藏，亦各十八日，所以不得獨主一時也。然胃亦屬土，脾與胃土之精，相爲依着，唯土生萬物而法天地，所以脾主胃土，上下至于各經，而不得專主于一時耳。

帝曰。脾與胃以膜相連耳。而能爲之行其津液何也。岐伯曰。足太陰者。三陰也。其脈貫胃屬脾。絡嗌。故太陰爲之行氣於三陰。陽明者表也。五藏六府之海也。亦爲之行氣於三陽。藏府各因其經。而受氣於陽明。故爲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稟水穀氣。日以益衰。陰道不利。筋骨肌肉無氣以生。故不用焉。四爲字俱去声

此承上文而言脾經行氣於各陰。胃經行氣于各陽。而脾必爲胃行其津液。故脾病者。所以四支不能舉也。按靈經足陽明之脈屬胃絡脾。足太陰之脈屬脾絡胃。上膈挾咽。上三陰。正指脾也。陰陽類論曰。三陰爲明。下三陰指手足太陰少陰厥陰也。三陽指手足太陽陽明少陽也。豈以一膜相連而謂之不

能行其津液哉

陽明脉解篇第三十 詳論足陽明胃經脉病之義故名篇

黃帝問曰。足陽明之脉病。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鐘鼓不為動。聞木音而驚。何也。願聞其故。岐伯對曰。陽明者。胃脉也。胃者。土也。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帝曰。善。其惡火何也。岐伯曰。陽明主肉。其脉血氣盛。邪客之則熱。熱甚則惡火。帝曰。其惡人何也。岐伯曰。陽明厥則喘而悗。悗則惡人惡去聲下倶同 悗烏貫切

此言胃之所以聞木音而驚。見火與人而皆惡也。陽明屬土。不能勝之。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鐘鼓不為

動者鍾鼓爲金。金乃土之子也。陽明主肉。其脈多氣多血。邪客之則熱。熱甚故惡火也。陽明氣逆則喘而悗。悗熱

悗熱則煩悗。故惡人煩擾也。

帝曰。或喘而死者。或喘而生者。何也。岐伯曰。厥逆連藏則死。連經則生

此承上文言陽明厥則喘而因明其有生死之異也。蓋厥逆內連五藏。則邪入已深。所以至死。厥逆外連經脈。則邪尚在外。所以得生。未可以其喘而均疑之也

帝曰。善。病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數日。踰垣上屋。所上之處。皆非其素所能也。病反能者。何也。岐伯曰。

四支者。諸陽之本也。陽盛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也。帝曰其棄衣而走者何也。岐伯曰。熱盛於身。故棄衣欲走也。帝曰其妄言罵詈。不避親踈而歌者何也。岐伯曰陽盛則使人妄言罵詈。不避親踈而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也。

此言胃病所以能登高而歌棄衣而走。妄言而罵者。皆以其邪氣之盛也。邪盛故熱盛。熱盛故陽盛。陽盛則三者之證。由於此矣

熱論篇第三十一

首言熱病者皆傷寒之類故以熱論名篇

黃帝問曰。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或愈或死。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間。其愈皆以十日以已同上者何也。不知其解

願聞其故。對曰。巨陽者。諸陽之屬也。其脉連于風府。故為諸陽主氣也。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熱雖甚不死。其兩感於寒而病者。必不免於死。故爲之爲去声　則爲之爲平声

此承帝問傷寒之有愈有死者。而先舉大略以告之也

帝言人傷于寒。傳為熱病。故凡有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水熱穴論帝問人傷于寒而傳爲熱何也岐伯曰夫寒盛則生熱也又此處王註以傷寒論中至夏變爲熱病之熱病強解甚非蓋未有傷于寒而不成熱病者非但至夏之熱病爲然也然有愈者。愈必在十日已上。有死者。死必在六七日間。其故何也。伯

言三陽者。謂之巨陽。即足太陽膀胱經也。按五藏生成篇則手太陽小腸經亦可稱爲巨陽但此篇則主膀胱經而言耳乃諸陽經之所屬。其脉目睛

明而始。上逮于督脉經之風府穴。自頭項至背至足。凡一身手足陽經皆屬于此。故穴有一百二十六。與爲諸陽經主氣也。凡五藏六府之穴無非此經所屬 人之傷于寒也。自足太陽而始。或在本經。或傳陽明少陽。或傳太陰少陰厥陰。皆成熱病。雖曰死皆在六七日間。但熱雖已甚。亦有不至于死者。蓋病中亦有可汗可泄而已。此皆謂之不死也。唯兩感于寒而病者。則一日兩經受病。三日六經受病。所以其人必六日而死耳。下文乃詳言之

帝曰。願聞其狀。岐伯曰。傷寒一日巨陽受之。故頭項痛。腰脊強。二日陽明受之。陽明主肉。其脉侠鼻絡於目。故身熱

目疼而鼻乾不得卧也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膽其脈循
脇絡於耳故胷脇痛而耳聾三陽經絡皆受其病而未入
於藏者故可汗而已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脈布胃中絡于
嗌故腹滿而嗌乾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脈貫腎絡於肺繫
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六日厥陰受之厥陰脈循陰器而
絡于肝故煩滿而囊縮三陰三陽五藏六府皆受病營衛
不行五藏不通則死矣其不兩感于寒者七日巨陽病衰
頭痛少愈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愈九日少陽病衰耳聾
微聞十日太陰病衰腹減如故則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
衰渴止不滿舌乾已而嚏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少腹微

下大氣皆去。病日已矣乾音干嗌音益嚏音帝

此承上文而詳論傷寒傳經之證。除可汗可泄而已者其死皆以六七日間其愈皆以十日已上也。人之一身三陽爲表。三陰爲裏。其巨陽爲三陽。最在外。陽明爲二陽在太陽之內。少陽爲一陽。在陽明之內。此三陽者爲表也。其太陰爲三陰在少陽之內。少陰爲二陰。在太陰之內厥陰爲一陰。在二陰之內。此三陰者爲裏也。皆由內以數至外。故一二三數之次如此義見陰陽離合論陰陽別論人之感邪。自表經以入裏經。方其始也。先感于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孫絡。留而不去。入舍于絡脉。留而不去。入舍

於經脈。留而不去。入舍于內府。留而不去。入舍于內藏大義見皮部論調經論繆刺論釋此斷不可失此義方有來歷今試以傷寒之邪。行于經脈者言之。足太陽膀胱經之脈。起于目內眥。上額交巔。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挾脊抵腰中。故傷寒一日之所受者。乃巨陽也。惟其經脈如此。所以頭項痛腰脊強之證見矣。張仲景云尺寸俱浮者太陽受病也當一二日發蓋傷寒論之所傷。定以七日為期。故一日兼言二日。深為有理。自太陽以入陽明。故二日陽明受之。陽明胃經屬土。主肉。其脈挾鼻。絡于目。所以身熱目疼鼻乾而不得卧也諸經經脈之行。其詳於靈樞經脈篇。但此熱論乃岐伯所言。其辭約而盡。不必引彼以入之。張仲景云尺寸俱長者。陽明受病也。當二三日發。自陽明以

入少陽。故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膽。其脉循脇絡于耳。所以胷脇痛而耳聾也。張仲景云。尺寸俱弦者。少陽受病也。當三四日發。此則三陽經絡。皆受其病。而未入於三陰之藏者。可汗而已。已者。病勢之止也。此所謂藏者。非內藏也。即謂三陰經也。以三陰屬五藏。故以藏字言之。亦起及之。大素。俱更此藏字爲府字者。皆未考此義。其常難或。如張李東垣。謂非五藏之藏。乃是藏物之藏。尤差。失。於汗之而已。則自少陽以入太陰。故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脾經之脉。布胃中。絡于嗌。所以腹滿而嗌乾也。張仲景云。尺寸俱沉細者。太陰受病也。當四五日發。自太陰以入少陰。故五日少陰受之。少陰之脉。腎經。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也。張仲景云。尺寸俱沉者。少陰受病也。當五六日發。自少陰以入厥陰。故六日

厥陰受之。厥陰肝經之脉循陰器而絡於肝，所以煩滿而囊縮也。〔張仲景云：尺寸俱微緩者，厥陰受病也，當六七日發。〕斯時也，皆三日已滿之後，可泄而已。若非泄之而已者，則三陽三陰、五藏六府皆已受病，營衛不行，五藏不通，其人必死。所以其死皆在六七日間者此也。此由六經而傳，原所感於寒，故七日之際，巨陽病衰，頭痛少愈，正以初時所感之邪太甚，既于二日傳之陽明矣，而其未盡傳者，尚在太陽，則至此而比之一日之證則少愈焉，非厥陰之邪復出而傳之足太陽也。〔後世以再傳爲說者，非本篇與張仲景傷寒論原無此義，乃成無已註釋之繆。蓋三陽爲表，三陰爲裏，而太陽以至厥陰，猶[illegible]人之升堂以入於室矣，厥陰復出傳于太陽，柰何二〕

三陽二陽一陽以陽之邪。豈有遞出而傳之太陽之理。按諸初時所感之邪。傳之陽明者。尚未盡衰。則可斷非陰者。初時再出而傳之太陽也。至公曰後餘經亦非。故所傳之邪。至此方衰也。本篇衰字最為遺。經之正義。係以此義。十八點之下。

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愈。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十日太陰病衰。腹滿已減如故。且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不滿。舌乾既已。而且有嚏。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少腹微下。斯時也。大邪之氣皆去。病日已矣。所以其愈亦在十日已上者此也。又考各經經脈。金匱與經顯于經無少陰春足太陽與少陰屬水。水得寒而病。足陽明與太陰屬土。土得寒所足少陽與厥陰屬木。木得寒而凋。其手之六經則屬金與火。火得寒而息。烈金得寒而愈。則所以寒不能傷之也。此識出于劉草窗氏。真足以破萬古之疑。彼以手經為說者。皆不考諸經之經脈云。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之各通其藏脉病日衰已矣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

此言治之之法也言三日未滿之前邪猶在表故可發汗三日已滿之後邪已入裏故可下泄此乃所以通其府藏之脉而病之所以日衰已也 按正理傷寒論曰脉大浮數病爲在表可發其汗脉細沉數病在裏可下之故雖日數過多而但有表證脉大浮數猶宜發汗日數雖少即有裏證脉沉細數猶宜下之則汗下之法又當以脉爲憑不可執一也

帝曰熱病已愈時有所遺者何也岐伯曰諸遺者熱甚而強食之故有所遺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熱有所藏因其穀氣相薄兩熱相合故有所遺也 帝曰善治遺奈何岐伯

曰視其虛實調其逆從可使必已矣帝曰病熱當何禁之

岐伯曰病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其禁也強上声

此言病之所以遺者由於強食而有治之之方復有禁之之要也熱病已愈而邪氣不得盡衰若有所遺而在者以其熱甚而強食之則邪氣與穀氣相蒸兩熱相合所以病之有所遺也必視其虛實調其逆從則可使必已矣然與其治之於既遺之後孰若禁之于未遺之先病熱少愈胃氣尚虛而強食穀肉則肉本性熱而難化所以熱病復生或多食之則熱病仍遺矣此其當禁者也上文言穀則非肉亦能病乎強食而此止云肉正以

內較之殺尤所當禁者也

帝曰其病兩感於寒者其脉應與其病形何如岐伯曰兩感於寒者病一日則巨陽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而煩滿二日則陽明與太陰俱病則腹滿身熱不欲食譫言三日則少陽與厥陰俱病則耳聾囊縮而厥水漿不入不知人六日死帝曰五藏已傷六府不通營衛不行如是之後三日乃死何也岐伯曰陽明者十二經脉之長也其血氣盛故不知人三日其氣乃盡故死矣（譫音占　長上聲）

此言兩感于寒者大約六日而死然亦有三日而死者也兩感於寒者一日則巨陽少陰受之巨陽病則頭痛

而少陰病則口乾與煩滿也二日則陽明太陰受之陽明病則身熱譫言而太陰病則腹滿不欲食也三日則少陽厥陰受之少陽病則耳聾而厥陰病則囊縮而厥也此則自其經脉之行而爲病者言之惟其陰陽兩經相感所以各證互見者如此至此則水漿不入昏不知人故六日而死也其有等三日而死者正以陽明者爲十二經脉之長也陽明多氣多血從感邪則熱愈盛病愈甚而三日之際元氣已盡所以速於死也按此事知作問不盡感邪從何道而入謂太陽自背俞而入少陰自鼻息而入殊不知邪從風府而入與自府而藏不必傳經而府藏俱感矣其云從鼻息而入者非經旨也

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者。爲病溫。後夏至日者。爲病暑。暑當與汗皆出勿止

此言溫病暑病各有其時也。傷寒之病。發于冬者。爲正傷寒。如上文所言是也。其有所謂溫病者。則夏至已前者爲病溫。張仲景云。冬感于寒。至春變爲溫病。此非瘟瘧風瘟瘟毒瘟疫可同並論。乃其感異氣變爲他病者。楊玄操雁寔常讀。以俱未知此義。故設釋難經。況本經溫字。本溫和之溫。正以寒中有熱。而不可謂之專寒。熱中有寒。而不可謂之專熱。所以以溫名之。彼更感邪氣。乃時候使然。非止一人者。後夏至日者爲病暑。然人感乎暑者。當與汗皆出而勿止之可也。生氣通天論曰。體若燔炙。汗出而散。王註云。此言宥可汗之理者是也。按經言暑當發汗。後世用香薷朴通滲瀉利水等藥者。何也。蓋感暑者

者手少陰心以暑暑屬火而入心也心與小腸爲表裏使之從入膀胱而下行則暑從小便而去矣故若發汗則暑傷氣而汗又亡陽此利水之所以勝於發汗也

刺熱篇第三十二

詳論五藏熱病而有刺之之法故名篇

肝熱病者小便先黃腹痛多臥身熱熱爭則狂言及驚脇滿痛手足躁不得安臥庚辛甚甲乙大汗氣逆則庚辛死刺足厥陰少陽其逆則頭痛員員脉引衝頭也

此篇備言刺熱病之法而先以肝經言之也言凡五藏成熱病者未還熱也各有先見之證而及其邪正相爭則熱病乃加然其甚其死必以尅我之日待汗而愈必以自得其位之日在各隨其所藏以治之而已試以肝

經言之肝熱病者。其始必先小便黃。先腹痛。先多卧。而此身乃熱。蓋肝經之脉環陰器抵少腹而上。故小便先黃腹痛多卧也。及其邪氣與正氣相爭。則狂言而驚。脇滿而痛。手足皆躁。卧不得安。正以肝經之脉。從小腹上俠胃貫鬲。布脇肋。循喉嚨之後。絡舌本。故此諸證兼見也。肝之病。發爲驚駭。見金匱真言論故病則驚。胃不和。則卧不安。今木來乘土。故不得安卧也。然以庚辛而甚。金尅木也。以甲乙日而大汗。本經氣王之日也。必以庚辛日而死。以其氣甚逆也。惟肝與膽爲表裏。故刺此二經之穴耳。所謂氣逆者。必其頭痛員員。脉引衝頭也。蓋肝經自

舌本。循喉嚨之後。上出頷。與督脉會于巔。故病氣逆。則如是也。負負者。靡定也。

心熱病者。先不樂。數日。乃熱。熱爭。則卒心痛。煩悶。善嘔。頭痛面赤無汗。壬癸甚。丙丁大汗。氣逆則壬癸死。刺手少陰太陽。樂音洛　卒音猝

此以心熱病者言之也。心熱病者。其始先不樂數日。蓋邪氣入於經絡。則神不安。故不樂也。然後身乃發熱。及其邪與正爭。則卒然心痛。煩悶。善嘔。頭亦疼痛。面赤無汗。蓋心脉起于心中。其支別者。從心系。上俠咽。小腸之脉。直行者。循咽下鬲。抵胃。其支別者。從缺盆。循頸。上頰。

至日外皆。故此諸證兼見也。心在液為汗。今病熱。故無汗以出耳。然以壬癸日而甚。水尅火也。以丙丁日而大汗。本經氣王之日也。必以壬癸日而死。以其氣甚逆也。唯心與小腸為表裏。故刺此二經之穴耳。

脾熱病者。先頭重頰痛。煩心顏青。欲嘔身熱。熱爭則腰痛不可用俛仰。腹滿泄。兩頷痛。甲乙甚。戊己大汗。氣逆則甲乙死。刺足太陰陽明。

此以脾熱病者言之也。脾熱病者。其始先頭重頰痛煩心顏青而且欲嘔。蓋胃之脈。起於鼻。交頞中。下循鼻外入上齒中。還出俠口。環脣下。交承漿。却循頤後下廉。出

大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顱。故先頭重頰痛。顏青也。脾之脉其支別者。從胃別上鬲。注心中。其所行者。上鬲俠咽。故煩心欲嘔也。然後身乃發熱及其邪與正爭。則腰痛不可以俛仰。腹滿而泄。兩頷皆痛。蓋胃之脉。支別者。起胃下口。循腹裏。下至氣街中而合。以下髀關。氣街者腰之前。故腰痛也。脾之脉。入腹屬脾絡胃。又胃之脉。自交承漿。却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故腹滿泄。而兩頷痛也。然以甲乙日而甚。不勝土也。以戊己日而大汗。以本經氣王之日也。必以甲乙日而死。以其氣逆則死也。惟脾與胃爲表裏。故刺此二經

之穴耳。

肺熱病者。先淅然厥起毫毛。惡風寒。舌上黃身熱。熱爭。則喘欬痛走胸膺背。不得太息。頭痛不堪。汗出而寒。丙丁甚庚辛大汗。氣逆則丙丁死。刺手太陰陽明。出血如大豆立已。

此以肺熱病者言之也。肺熱病者。其始先淅然而厥。毫毛皆起。惡風與寒。舌上先黃。蓋肺主皮毛。故熱中之。則先淅然惡風。起毫毛也。肺之脈起于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今肺熱入胃。胃熱上升。故舌上黃也。然後身乃發熱。及其邪與正爭。則喘欬交作。痛走胸膺背。不得太

息頭痛不堪汗出而寒蓋肺居鬲上氣主胷膺在變動爲欬背爲胷中之府故喘欬而痛走胷膺背不得太息也肺之絡脉上會耳中今熱氣上薰故頭痛不堪汗出而寒也然以丙丁日而甚火尅金也以庚辛日而大汗以本經氣王之日也必以丙丁日而死以其氣甚逆也惟肺與大腸爲表裏故刺二經出血如大豆狀其病當立已也

腎熱病者先腰痛䯒痠苦渴數飲身熱熱爭則項痛而強䯒寒且痠足下熱不欲言其逆則項痛員員澹澹然戊己甚壬癸大汗氣逆則戊己死刺足少陰太陽（數音朔）

此以腎熱病者言之也。腎熱病者，其始必先腰痛。䯒老痠。先苦渴而數飲。蓋膀胱之脉從行膊內。俠脊抵腰中。又腰為腎之府。故腰先痛也。腎之脉自循內踝之後。上腨內。出膕內廉。又直行者。從腎上貫肝。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故䯒痠苦渴數飲也。然後身乃發熱。及其邪與正爭。則項乃強䯒寒。又痠。足下又熱。不欲言語。蓋膀胱之脉。從腦出別下項。腎之脉。起于小指之下。斜趨足心。出于然骨之下。循內踝之後。別入跟中。以上腨內。又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故為證如此也。其氣之甚逆。則頭痛圓圓然而靡定。澹澹然

而無意味也然以戊巳日而甚土剋水也以壬癸日而大汗以本經氣王之日也必以戊巳日而死以氣之甚逆也惟腎與膀胱爲表裏故取此二經之穴可

諸汗者至其所勝日汗出也

此承上文而言汗出之日必在于所勝之日也肝以甲乙日而汗以木勝也心以丙丁日而汗以火勝也脾以戊巳日而汗以土勝也肺以庚辛日而汗以金勝也腎以壬癸日而汗以水勝也本臟邪病而臟氣未衰猶能勝邪故汗出有如此可

肝熱病者左頰先赤心熱病者顏先赤脾熱病者鼻先赤

肺熱病者右頰先赤腎熱病者頤先赤病雖未發見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

此言治五藏之熱病必於其所先見者治之也肝屬木主東方左頰應之故左頰先赤心屬火主南方顏應之故顏先赤也（顏額也）脾屬土主中央鼻應之故鼻先赤肺屬金主西方右頰應之故右頰先赤腎屬水主北方頤應之故頤先赤其熱病雖未發而有此先見之赤色乃從而先治之各部謂之治未病也。

熱病從部所起者至期而已。

此又即熱病而决其病已之期即上文汗愈之日之義

也。凡熱病從面部所起者。如肝起于左頰則甲乙日而已。心起于顏則丙丁日而已。脾起于鼻則戊己日而已。肺起于右頰則庚辛日而已。腎起于頤則壬癸日而已也。

其刺之反者。三周而已。重逆則死。

此言誤刺五藏之熱病者。一誤則三周而已。再誤則必死也。刺之反者。如肝病刺脾。脾病刺腎。腎病刺心。心病刺肺。肺病刺肝。皆刺之相反者也。當三遇所勝日而病始已。重逆者。初刺之誤。尚待三周。況可再誤乎。故謂之死也。

諸汗者至其[illegible]勝日汗大出也

前言諸汗者至其所勝日汗也指各藏自汗之日而言此言凡用鍼以發汗者亦至所勝之日而刺之則汗亦可大出也

治諸熱病以飲之寒水乃刺之必寒衣之居止寒處身寒而止也

此言治諸熱病者必飲之以寒水衣之以寒衣居之以寒所也凡治熱病者必先以寒水飲之乃用鍼以刺之刺之之後必寒其衣寒其處則熱退身涼乃可以止鍼也

熱病先胸脇痛手足躁刺足少陽補足太陰病甚者為五十九刺

此以下皆即熱病先見之證而分經以治之此則以先胸脇痛者言之也熱病先胸脇痛手足躁乃足少陽之病也瀉足少陽之木氣補足太陰之土氣恐木傳土也如病甚者為五十九刺按水熱穴論帝曰夫子言治熱病者五十九俞願聞其處岐伯曰頭上五行行五者以越諸陽之熱逆也中行謂上星顖會前頂百會後頂次兩旁謂五處承光通天絡却玉枕又次兩旁謂臨泣目窓正營承靈腦空也大杼膺俞缺盆背俞此八者以瀉胸中之熱也氣街三里巨虛上下廉此八者以瀉胃中

雲門髃骨委中髓空此八者以寫四支之熱也

五藏俞傍五此十者以寫五藏之熱也按靈樞熱病篇五十九俞與此同異互宜合而詳之

熱病始手臂痛者刺手陽明太陰而汗出止

此言熱病始于手臂痛者當刺手陽明大腸經手太陰肺經也王註以肺經取絡穴列缺大腸經取井穴商陽

熱病始于頭首者刺項太陽而汗出止

此言熱病始于頭者當刺足太陽膀胱經也王註以為天柱主之

熱病始于足脛者刺足陽明而汗出止

此言熱病始于足脛者當刺足陽明胃經也王註以為三里主之

熱病先身重骨痛耳聾好瞑刺足少陰病甚為五十九刺

此言熱病始于身重骨痛耳聾好瞑者當刺足少陰腎經也蓋腎主骨故刺之如病甚當刺前五十九穴按靈樞熱病篇云熱病身重骨痛耳聾好瞑取之骨以第四鍼五十九刺與此節相同

熱病先眩冒而熱胷脇滿刺足少陰少陽

此言熱病始於眩冒而胷脇滿者當刺足少陰腎經足少陽膽經也王註以爲頰之井滎六十穴

太陽之脉色榮顴骨熱病也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厥陰脉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其熱病內連腎少陽之脉色也按少陽之脉色也字王氏所增當作衍

此舉太陽之熱病而決其生死也足太陽膀胱經之病脉赤色榮於顴骨乃太陽熱病也蓋顴爲諸骨之宗太陽與腎爲表裏腎主骨也然雖榮於顴骨而猶未交於他部則當謂病者曰今且得汗待其所勝之時而已謂太陽之病待壬癸日可愈也若外見太陽之赤色內應厥陰之弦脉則厥陰脉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蓋太陽受病當傳入于陽明今又厥陰之脉來見是土敗而木賊之也木生數三死期不過三日何也其熱病內連腎也楊上善云足太陽水也厥陰木也水以生木木盛水衰故太陽水色見時有木氣爭見者水死以其熱病內

連於腎。腎爲熱傷。故死也。

少陽之脉色榮頰前。熱病也。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少陰脉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

此舉少陽脉熱病而決其生死也。少陽之脉。赤色榮於頰前。則是頰骨下近鼻兩旁。乃少陽之熱病也。然雖榮於頰前。而未交於他部。則當謂病者曰。今且得汗。待其所勝之時而已。謂少陽之病。待甲乙日可愈也。楊上善云。少陽爲木。少陰爲水。少陽色見之時。有少陰脉爭見者。是毋勝子。故不治。

熱病氣穴。三椎下間。主胸中熱。四椎下間。主胃中熱。五椎

下間主肝熱六椎下間主脾熱七椎下間主腎熱榮在骶也項上三椎陷者中

脊節之謂椎椎窮之謂骶按督脉經三椎下間名身柱四椎下間無穴五椎下間名神道六椎下間名靈臺七椎下間名至陽然數第一椎者項骨之上有三椎乃項骨也三椎之下陷者中乃大椎也由此而下數之則諸椎得矣末句舉數椎之大法也

頰下逆顴為大瘕下牙車為腹滿顴後為脇痛頰上者鬲上也即面部以知病莫詳于靈樞五色第四十九篇

此總面部之色而知腹中之病也色見於頰之下而又

逆顴而上行。乃大瘕泄之疾也。按靈樞五色篇當以顴下為大小腸之分難經小有瘕泄大色見於下牙車者。為腹滿之疾。按靈樞五色篇以顴為肩以顴後為臂則此曰顴後者顴之後也故指為脅色見於頰之上者。為鬲上之疾也。

評熱病論篇第三十三首二節論熱病故名篇後二節則論勞風腎風也

黃帝問曰。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疾。不為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為何。岐伯對曰。病名陰陽交。交者。死也。帝曰。願聞其說。岐伯曰。人所以汗出者。皆生於穀。穀生於精。今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勝也。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復熱者。邪氣也。汗者。精氣也。今汗出而

輒復熱者，是邪勝也。不能食者，精無俾也。病而留者，其壽可立而傾也。且夫熱論曰：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今脈不與汗相應，此不勝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今見三死，不見一生，雖愈必死也。按靈樞第二十三熱病篇云：熱病得汗出而脈尚躁喘，且復熱，勿刺膚，喘甚者死。又曰：熱病已得汗而脈尚躁盛，此陰脈之極也，死。

此言病溫汗後者，為脈躁，為狂言，為身熱不食者之必死也。病名曰陰陽交，謂陰陽之氣不分別也。今夫精氣盛而穀氣消，穀氣消而汗自能出。今邪氣交爭而得汗，是邪却而精勝也。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矣，乃復熱而不能食，是精氣不能使之食也，所以其壽可傾也。邪

盛則脉盛邪退則脉靜彼熱論有謂汗出而脉尚躁盛者死今脉尚躁疾不爲汗衰是亦邪盛而精衰不能勝其病也至于志舍于精精氣已衰志不能藏令狂言者且失志也失志者死由此觀之則身熱而不能食者一死也脉躁盛者二死也狂言者三死也有三死而無一生雖愈爲必死也夫曰雖愈亦暫似可愈而終不能有成功矣

帝曰有病身熱汗出煩滿煩滿不爲汗解此爲何病岐伯曰汗出而身熱者風也汗出而煩滿不解者厥也病名曰風厥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巨陽主氣故先受邪少陰與

表裏也得熱則上從之從之則厥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表裏刺之飲之服湯。（按陰陽別論靈樞五變篇俱有此段）

此言病熱汗後而煩滿不解者以其太陽感風少陰氣厥名為風厥之證而當行補瀉之法也汗出之後而身有復熱以風氣尚在也汗出之後而煩滿不解以下氣上逆也其病名曰風厥証以足太陽膀胱經受風少陰腎經與其為表裏也腎經得膀胱之風熱則氣上從之而為厥耳所以治之者亦惟瀉太陽之風補少陰之氣而合表裏以刺之又當飲之以湯劑以止逆上之腎氣則可以治斯疾也

帝曰。勞風爲病何如。岐伯曰。勞風法在肺下。其爲病也使人强上冥視。唾出若涕。惡風而振寒。此爲勞風之病。帝曰治之柰何。岐伯曰。以救俛仰。巨陽引精者三日。中年者五日。不精者七日。欬出青黃涕。其狀如膿。大如彈丸。從口中。若鼻中出。不出則傷肺。傷肺則死也。

此言勞風之證。當有治之之法也。勞。腎勞也。從勞風生。故曰勞風。腎脉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故腎勞風生。其治法在於肺下。不但當治腎而已。且其爲病也。正以膀胱之脉。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今腎精不足。外吸

膀胱。膀胱不能上液。故使人頭項強而視不明也。肺被風薄。勞氣上薰。故令唾出。若鼻涕狀。腎氣不足。陽氣內攻。勞熱相合。故惡風而振寒。此爲勞風之病。然所以治之者。亦唯救其俛仰而已。蓋強上冥視。唾出若涕。不能俛仰。此疾最爲苦之。今特救其俛仰。則膀胱引精上肺者。計在三日。中年者。計在五日。素弱不精明者。計在七日。可使欬出青黃涕。其狀如膿。大如彈丸。從口中。或鼻中出。不出則傷肺。傷肺則死也。所以必救其俛仰而使之出耳。愚細玩此節之辭。似爲醫籍中之勞證。其治之之法。此有以救俛仰一句。當爲鍼法及導引之法。但其法不傳。不敢妄爲之附。

帝曰有病腎風者面胕龐然壅害於言可刺不岐伯曰虛不當刺不當刺而刺後五日其氣必至帝曰其至何如岐伯曰至必少氣時熱時熱從胸背上至頭汗出手熱口乾苦渴小便黃目下腫腹中鳴身重難以行月事不來煩而不能食不能正偃正偃則欬病名曰風水論在刺法中帝曰願聞其說岐伯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陰虛者陽必湊之故少氣時熱而汗出也小便黃者少腹中有熱也不能正偃者胃中不和也正偃則欬甚上迫肺也諸有水氣者微腫先見于目下也帝曰何以言岐伯曰水者陰也目下亦陰也腹者至陰之所居故水在腹者必使目下腫也真

氣上逆。故口苦舌乾。臥不得正偃。正偃則欬出清水也。諸水病者。故不得臥。臥則驚。驚則欬甚也。腹中鳴者。病本于胃也。薄脾則煩不能食。食不下者。胃脘隔也。身重難以行者。胃脈在足也。月事不來者。胞脈閉也。胞脈者屬心而絡於胞中。今氣上迫肺。心氣不得下通。故月事不來也。帝曰。善。下否同。按風水之證又見水熱穴論、奇病論、靈樞論疾診尺篇

此節詳腎風有風水之名。必有諸證可驗也。面者。首面也。胕者。足面也。面胕龎然而腫。平人氣象論曰面腫曰風足脛曰水是也。又害於言者。蓋腎之脈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故妨於言也。然其腎氣既虛則不當刺。有不當刺

而刺則五日間邪氣當復至矣當邪氣復至之時必少氣必時熱必熱從胷背上至頭皆汗出必手熱必口乾若渴必小便黃必目下腫必腹中鳴必身重難以行必月事不來必煩而不能食必不能正卧正卧則欬此固腎風之病而其名又曰風水也何也凡邪之所輳於陽經者其陽之經氣必虛邪之所輳于陰經者其陰經之氣必虛今腎虛者陰虛也陰虛則陽邪輳之故少氣及時當發熱而汗出也小便黃者以腎脉絡于少腹少腹中有熱也不能正偃者以腎脉注胷中胷中不和也正偃則欬甚者以腎脉入肺中今邪氣上迫于肺也諸凡有

水氣者微腫先見于目下也。蓋水者陰也，目下亦陰也，腹乃至陰之所居，故水在腹者，必使目下腫也。口苦舌乾者，以真氣上逆也。不得正偃者，以正偃則欬出清水也。諸水病者，不得卧，卧則驚，驚則欬甚也。腹中鳴者，以病本于胃，胃中作鳴也。煩而不能食者，以邪氣薄脾，則煩而不能食也。其食不下者，以胃脘隔塞也。身重難以行者，以胃脉在足也。月事不來者，以胞絡宮中之經脉閉也。正以胞脉者，屬心而絡於胞中，今氣上迫肺，心氣不得下通，故月事不來也。愚觀月事不來，似爲婦人而論，然男子之腎風，諸證俱同，惟此一證則有異耳。

逆調論篇第三十四 內論諸熱或陰陽偏勝或營衛與藏或臥行常息皆逆調使然

黃帝問曰。人身非常溫也。非常熱也。爲之熱而煩滿者。何也。岐伯對曰。陰氣少而陽氣勝。故熱而煩滿也。

此言病有熱而煩滿者。以其陰氣少而陽氣多也。陰氣者。諸陰經之氣及營氣也。陽氣者。陽經之氣及衛氣也。人身有非常之溫。有非常之熱。爲之極熱而煩躁脹滿者。是乃陰氣衰少。陽氣太勝。故然耳。據第三節。以逆此節。則此節似非外感也。當爲內傷耳。

帝曰。人身非衣寒也。中非有寒氣也。寒從中生者何。岐伯

是人多痺氣也。陽氣少。陰氣多。故身寒如從水中出。

此言病有寒從中生者。以其人陽氣少而陰氣多也。人身非衣服之本寒。非寒氣之在中。而身寒從中生者。是人必多痺氣也。陽氣少而陰氣多。故身寒如從水中出也陰氣陽氣與。上節同。按此曰痺氣者即靈樞壽夭剛柔篇之所謂寒痺也

帝曰。人有四支熱。逢風寒。如炙如火者。何也。岐伯曰。是人者陰氣虛。陽氣盛。四支者陽也。兩陽相得。而陰氣虛少。少水不能滅盛火。而陽獨治。獨治者。不能生長也。獨勝而止耳。逢風而如炙如火者。是人當肉爍也

此言病有四支熱。遇風寒而愈熱者。亦以陰氣虛而陽

氣盛也。四支者屬陽。風亦屬陽。一逢風寒。兩陽相得。况陰氣衰少。則水少不能滅盛火。而一身之陽氣獨王。獨王則不能生水。唯陽氣獨成。而止是以遇風寒而如炙於火。如火之熱。且人有是病者。久則其肉必當消爍也

按此節當爲內傷兼外感者歟

帝曰。人有身寒。湯火不能熱。厚衣不能溫。然不凍慄。是爲何病。岐伯曰。是人者。素腎氣勝。以水爲事。太陽氣衰。腎脂枯不長。一水不能勝兩火。腎者水也。而生於骨。腎不生則髓不能滿。故寒甚至骨也。所以不能凍慄者。肝一陽也。心二陽也。腎孤藏也。一水不能勝二火。故不能凍慄。病名曰

所以不凍慄者，是人當攣節也。帝 長上

此言病有極寒者，固以腎水之至衰，而不至凍慄者，又以肝心之有火也。人有身極寒者，湯火不能熱之，厚衣不能溫之，而不至凍慄者，何也。正以是人者，平素腎氣頗勝，恃其勝，而專以水爲事，縱慾忘返，故足太陽膀胱之氣衰少，足少陰腎經之脂枯，況腎經止有一水，而肝心共有二火，一水不能勝二火，火盛則水益衰，所以腎水不能生骨，骨不能生髓，而寒甚至骨，自非湯火厚衣之所能熱也。正其所以極寒者，信由于此。然所以不凍慄者，亦以肝固一陽也，內有足少陽之火，心則二陽也，心

有君火。而心包絡中。又有手少陽三焦經之相火。一水不能勝此肝心之二火。故不至凍慄耳。且此病又曰骨痺。是人當有骨節拘攣之證也。豈特身寒而已哉。

帝曰。人之肉苛者。雖近衣絮。猶尚苛也。是謂何疾。岐伯曰營氣虛。衛氣實也。營氣虛則不仁。衛氣虛則不用。營衛俱虛則不仁且不用。肉如故也。人身與志不相有曰死。

此言人之肉苛者。以其營衛俱虛。身志不應。其死必也。苛。痛重也。即下文不仁不用也。不仁者。不知寒熱痛痒也。不用者。不能舉也。言有肉苛者。非不近衣絮也。而其苛自若。正以營氣者。陰氣也。運于內。爲陽之守。故其氣

虛衛氣者陽氣也運于外為陰之使故其氣實太陰陽明論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故陽道實陰道虛此即本節虛實二句之義指大凡營衛二氣之義論之非就肉苛者一人而言也惟此肉苛者營氣虛則營不能生血而血無以充其形故不仁衛氣虛則衛不能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故不用不仁且不用肉甚痹重其肉未必有減于昔也且其身用而志不以應志為而身不外隨兩者若不相有然故曰死

帝曰人有逆氣不得臥而息有音者有不得臥而息無音者有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有得臥行而喘者有不得臥

不能行而喘者。有不得臥。臥而喘者。皆何藏使然。願聞其故。岐伯曰。不得臥而息有音者。是陽明之逆也。足三陽者下行。今逆而上行。故息有音也。陽明者。胃脉也。胃者。六府之海。其氣亦下行。陽明逆。不得從其道。故不得臥也。下經曰。胃不和。則臥不安。此之謂也。夫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此肺之絡脉逆也。絡脉不得隨經上下。故留經而不行。絡脉之病人也微。故起居如故而息有音也。夫不得臥。臥則喘者。是水氣之客也。夫水者。循津液而流也。腎者水藏。主津液。主臥與喘也。帝曰。善。按新校正謂人有臥而有所不安者文義可參看義亦此理

此言人有逆氣諸證。有關于胃者。有關於肺者。有關於

臥者之不同也言人有不得臥者臥不能安臥也而息
息呼吸喘開有音此其故何也乃胃病也胃者陽明
也凡足之三陽其脉自頭走足今足陽明之氣逆而上
行故息有音也陽明者胃脉也胃者六府之海其氣亦
下行今陽明逆不得從其道故不得臥也正下經所謂
胃不和則臥不安也　人有或臥或行起居如故而其
息有音者何也乃肺病也肺之絡脉逆也絡脉者列缺
爲絡穴其氣旁行於手陽明經今絡脉不得隨經上下
故留於本經而不能行之別經然絡脉之病人也微故
起居如故而息有音也　人有不得安臥而臥則必喘

者何也是腎病也乃水氣之所客也水循津液而流故水客則卧不安縱卧則喘正以腎者乃水藏也主津液今腎經客水宜乎其卧則喘也夫帝之所問者六而伯之所荅者三有脫簡耳愚今以意推之其所謂不得卧而息無音者是胃不和而其氣不甚逆也有得卧得行而喘者是胃不病而肺將病也肺主氣故肺病則喘腎主骨故行則骨勞所以行不喘也有不得卧不能行而喘者是胃病腎病肺病也行卧皆難喘則甚于有音此所傷之尤甚者歟

瘧論篇第三十五

瘧凌虐之義故名篇 篇與靈樞歲露論第七十九參看

黄帝問曰夫痎瘧皆生于風其畜作有時者何也岐伯對
曰瘧之始發也先起於毫毛伸欠乃作寒慄鼓頷腰脊俱
痛寒去則內外皆熱頭痛如破渴欲冷飲帝曰何氣使然
願聞其道岐伯曰陰陽上下交爭虛實更作陰陽相移也
陽并於陰則陰實而陽虛陽明虛則寒慄鼓頷也巨陽虛
則腰背頭項痛三陽俱虛則陰氣勝陰氣勝則骨寒而痛
寒生於內故中外皆寒陽盛則外熱陰虛則內熱外內皆
熱則喘而渴故欲冷飲也此皆得之夏傷於暑熱氣盛藏
於皮膚之內腸胃之外此營氣之所舍也此令人汗空疏
腠理開因得秋氣汗出遇風及得之以浴水氣舍於皮膚

之內與衛氣幷居。衛氣者，晝日行于陽，夜行于陰。此氣得陽而外出，得陰而內薄，內外相薄，是以日作。痎音皆後世從瘧誤也素靈樞歲露篇作稸其義同畜稸即積之義故其旁皆從禾仲景作喈欠俗謂之呵欠

此言瘧之始發所以寒慄，而所以熱，然所以成此痎者，以夏傷于暑，秋遇乎風，故隨衛氣之出入，而一日而作也。痎瘧者，瘧之總稱也。王註以爲老瘧不必然指致陰論末丹谿亦以爲老瘧乃日陽既日一作續綿不已故名是瘧恐本節有是少日作可則每日一作之瘧亦是瘧非必隔兩日者乃痎瘧也但本節起語曰痎瘧皆生于風則皆之一字凡寒瘧温瘧癉瘧不分每日間日三日皆可稱爲痎瘧也其第十一節明有間二日或間數日之語何嘗易稱爲痎瘧不發之謂畜，發時之謂作。呻爲腎之聲，欠爲腎之病，道猶路也。據下文有其道遠則此道當以路訓

之。但言瘧之始發。一身毫毛先起。隨即呻欠。寒至。栗
鼓頷腰脊俱痛。可謂寒之極矣。及其寒稍過時。則內外
皆熱。頭痛如破。渴欲冷飲。此乃瘧疾始終之大略也。帝
以何氣使然。何道往來爲問。但言陽病者。上行極而下。
陰病者。下行極而上。是陰陽之上下交爭也。陽入之陰。
則陽虛而陰實。陰出之陽。則陽實而陰虛。是陰陽之虛
實更作也。或上或下。或出或入。皆陰陽之相移也。何也。
瘧之始發也。陽入之陰。是陽并於陰也。當是之時。則內
之陰氣實。而外之陽氣虛矣。陽虛者。三陽虛也。所以言陽
明之虛。則寒慄而鼓頷。蓋足陽明胃經之脉。自交承漿

却分行循順後下廉出大迎下人迎今胃之經氣虛則惡寒戰慄而顫頷振動也以言巨陽之虛則腰背頭項皆痛蓋足太陽膀胱經之脈從頭別下項循肩膊內俠脊抵腰中故膀胱之經氣虛則腰脊背項痛也此正下文所謂外無氣故寒也觀二陽經則少陽經亦虛矣三陽俱虛則氣并于內內之陰氣勝所以骨寒而痛以裏之生於內也外焉寒慄故頷而內焉骨寒而痛故中外皆寒矣由是陰氣逆極則復出之陽此乃本篇下文之熱出於此添出此意與下文發熱乃有來歷陽與陰復并於外則外之陽氣盛而內之陰氣虛陽盛則外熱陰虛則內熱內外皆熱所以發

而渴必欲得冷飲以救之也。以此觀之則瘧氣者陽并於陰則陰勝。陰并於陽則陽勝。陰勝則寒陽勝則熱此數語見第八節彼此義正相同。此可知其陰陽之氣使然亦可知其內外之氣相通也。然所以致此疾者始於夏之暑發於秋之風寒而由衛氣以爲之出入耳。此皆得之夏傷于暑。熱氣盛藏于皮膚之內腸胃之外彼營氣在內爲陽之守者乃陰氣也。此暑伏于陰氣之中特未之發焉耳。至於人之汗空疏腠理開因得秋氣汗出遇風又浴之以水。則此風水之氣亦舍於皮膚之內又與衛氣所居下。文所謂秋傷于風則病成者是也。夫暑熱伏於營而

風寒居於衛營專在內無自而發衛行于外二邪隨之以出入焉故衛氣者晝行於足手六陽經二十五度此邪氣者得陽而外出瘧之所以發也夜行于足手六陰經二十五度此邪氣者得陰而內入瘧之所以蓄也內外相薄隨衛而行是以一日一作也病之始未發至是而備矣然玩下文語意則此當為先寒而後熱之寒瘧歟

帝曰其間日而作者何也岐伯曰其氣之舍深內薄于陰陽氣獨發陰邪內著陰與陽爭不得出是以間日而作也

閒去声
著同

此言瘧之所以間日而作也。言間日而作者，由于邪氣之舍深。內薄于陰與衛氣閒，與夫膜原之橫連募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彼衛氣每日獨發于外，而此陰邪附着於內。獨發者其行速，而內着者其發難。陰邪方與衛氣相拒而爭，不能與衛氣俱行，而不得皆出也。是以間日而作耳。

帝曰：善。其作日宴與其日早者，何氣使然？歧伯曰：邪氣客於風府，循膂而下，衛氣一日一夜大會於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作也晏。此先客於脊背也。每至於風府則腠理開，腠理開則邪氣入，邪氣入則病作，以此日作稍益晏

也其出於風府日下一節二十五日下至骶骨二十六日入於脊內注於伏膂之脈其氣上行九日出於缺盆之中其氣日高故作日益早也按此當與靈樞歲露論首節參看但此曰二十五日者連風府之項骨三椎而言彼曰二十一日者除項骨而自大椎而始也故二十六日與二十二日亦不同

此承第一節言瘧發有日遲者以其邪之入者日下而其後漸至於早者以其邪之出者日高也帝欲詳瘧有始發日遲一日而後至日早一日者何氣使然伯言風寒等邪初客於風府即循脈絡穴也自項脊循膂下行脊兩旁爲膂衛氣一日一夜則五十度已畢而明旦復出於足太陽膀胱經之睛明穴上至於項漸行後項大會於督

脉之風府穴。大凡人之項骨有三椎而三椎以下乃是

大椎。又名百勞以下至尾骶骨。有二十一節。共爲二十四節一云應二十四氣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作也晏矣。蓋此邪先客于脊背也。衛氣每至於風府。則腠理開而邪氣入。邪氣入而病成。本作字但此作字訓病成也不與衛氣相逢則不先衛氣而出。以此日作稍遲也。及其出之於風府也。始時入于風府。連下項骨三椎。日下一節。至二十五日。下至骶骨。則二十六日乃入於脊內。注於伏膂之脉。即膂筋之間。叅腎脉循腰内後廉貫脊屬腎。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以此其貫脊。循膂伏行。故謂之伏膂之脉也

由是循伏膂之脉而上行約有九日。此邪上行缺盆之中。即陽明胃經穴也（在前頸下曲骨陷中）其氣日高故瘧之作也隨衛氣而出者較之於前而日早耳（又按本節言邪氣日下一節爲入深而至後第十一節言有間日數月發者爲邪氣與衛氣不相值何來再發乃以爲三月一發者受病一年間日一發者受病半年。二日一發者受病一月則一年半年一月之義何據而然）

其間日發者。由邪氣內薄于五藏橫連募原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與衛氣俱行不得皆出故間日乃作也

此承第二節言瘧之間日而作者。而又重明之也。

帝曰夫子言衛氣每至於風府腠理乃發發則邪氣入入則病作。今衛氣日下一節其氣之發也不當風府其日作

者奈何岐伯曰此邪氣客於頭項循膂而下者也故虛實不同邪中異所則不得當其風府也故邪中於頭項者氣至頭項而病中於背者氣至背而病中於腰脊者氣至腰脊而病中於手足者氣至手足而病衛氣之所在與邪氣相合則病作故風無常府衛氣之所發必開其腠理邪氣之所合則其府也不當風汗之汗字靈樞歲露篇作府字中去聲

此亦承第一節而言瘧有日作者以邪氣因衛氣而出而有等邪中異所則其所發亦隨衛氣之所出也所言衛氣每至於風府則腠理乃開開則邪氣乃入入則病作作者胚胎作之義下同夫曰衛氣至風府而邪氣反入此乃衛氣

之虛者也。今邪氣與衛氣日下一節。則邪氣所發去風府已遠。不必盡留于風府。乃因衛氣之所日大會于風府。而其瘧日作者何也。所言邪氣者。必客于頭項之風府。循膂而下。如第三節之所言也。然衛氣所行之分肉有虛實不同。故邪之所中者。亦隨虛而與其處。不必盡當平聲於風府而入也。是以邪中於頭項者。邪氣至頭項而病。中於背者。邪氣至於背而病。中於腰脊者。邪氣至腰脊而病。中於手足者。邪氣中手足。而與衛氣所在之分肉。與邪氣相合。則病發。故風之所感無常。所則無常府。府者。凡物之所聚。皆可以言府也。非風府之府也。衛

氣之所發必開其腠理邪氣來虛而合之或頭項或背或腰脊或手足皆府也此皆不由風府而入者則邪氣亦不盡出入於風府故隨衛氣而發者如此

帝曰善夫風之與瘧也相似同類而風獨常在瘧得有時而休者何也岐伯曰風氣留其處故常在瘧氣隨經絡沉以內薄故衛氣應乃作按此節曰風乃本經風論之風

此言風證無時而休瘧證有時而休皆各有其由也帝問風證之所感者風也瘧證之所感者有暑有寒亦有風也本相似同類而風證常在無時休止瘧則有作有止得以有時而休者何也伯言風氣客于其處則亦常

留其處故常在而無作止之時惟瘧氣則隨經絡而入日沉而依薄于內如上文日下一節舍于營氣舍於五藏橫連募原之謂故必因衛氣之出而邪氣乃作也帝曰瘧先寒而後熱者何也岐伯曰夏傷於大暑其汗大出腠理開發因遇夏氣凄滄之水寒藏于腠理皮膚之中秋傷于風則病成矣夫寒者陰氣也風者陽氣也先傷于寒而後傷于風故先寒而後熱也病以時作名曰寒瘧帝曰先熱而後寒者何也岐伯曰此先傷于風而後傷于寒故先熱而後寒也亦以時作名曰溫瘧其但熱而不寒者陰氣先絕陽氣獨發則少氣煩冤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癉

注云小寒當作小
風氣當從下文

此言瘧有寒瘧溫瘧癉瘧之殊也夏時傷于大暑其汗有大出時腠理開發因遇夏氣悽滄之小寒藏於腠理皮膚之中。猶未遽發瘧也至秋傷於風則瘧成矣但其作時則先寒而後熱耳正以寒氣爲陰風氣爲陽今小寒重感於夏而風氣又感於秋則先感陰氣後感陽氣此所以先寒而後熱也然其病雖曰夏傷於暑而感暑之後感其小寒又先于感風則寒氣以爲之病機名曰寒瘧有等先傷于風而後傷于寒則先感陽氣後感陰氣所以先熱而後寒也此則風氣以爲之病機名曰

濕瘧，瘧後第十三節，以冬中于風而發于春者為溫瘧，小暑瘧非夏成于暑而發于秋者此上溢分秋時，公瘧漢夫往而後熱者最多，要知濕瘧發非誠時自也。又有但熱而不寒者，肺氣者陰氣也，肺氣熱盛于身，厥逆上衝，乃陰氣阻絶也，因有所用力，腠理開，風寒舍于皮膚分肉之間，則陽氣盛而獨發。所以但熱而不寒也。其發少氣者，氣虛也，煩寃者，裏熱也，欲嘔者，胃熱而不和也，表裏但熱，名曰癉瘧。蓋凡病熱者。皆可名為癉也。瘧後第十四節之義，則知陰氣為肺氣，而陽氣為風氣，心肺先熱，而又有風氣之熱，所以為癉瘧也，此譫也，亦必發之于秋者歟。按本經分明言瘧之由感，俞昌何實有風而朱丹溪乃謂有食瘧，又謂有氣塵，立瘧名，又謂食氣痰，愚思之皆由風寒暑三氣成瘧而瘧

多傷飲食瘧疾非食瘧疾即能成瘧少人□遠
瘧者獨非三氣之所成乎今人聞有鬼瘧者用符咒止
然非真有鬼也邪氣已衰用符咒壓之其心似有所恃
而瘧遂不發耳否則瘧鬼未附人身之先將存于天地
間而所發

曰夫經言有餘者寫之不足者補之今熱為有餘寒為不足夫瘧者之寒湯火不能温也及其熱冰水不能寒也此皆有餘不足之類當此之時良工不能止必須其自衰乃刺之其故何也願聞其說岐伯曰經言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渾渾之脈無刺漉漉之汗故為其病逆未可治也夫瘧之始發也陽氣幷於陰當是之時陽虛而陰盛外無氣故先寒慄也陰氣逆極則復出之陽陽與陰復幷於外則

陰虛而陽實，故先熱而渴。夫瘧氣者，并於陽則陽勝，并於陰則陰勝，陰勝則寒，陽勝則熱。瘧者，風寒之氣不常也，病極則復至。病之發也，如火之熱，如風雨不可當也。故經言曰：方其盛時必毀，因其衰也，事必大昌。此之謂也。夫瘧之未發也，陰未并陽，陽未并陰，因而調之，真氣得安，邪氣乃亡。故工不能治其已發，為其氣逆也。熇，火沃切。漉，音鹿。為其之為，去声，下同。病極則復至，王注復字，讀甲乙經鈔本起，以至字連上讀者，是亡無同。按引經言有二，俱出靈樞逆順第五十五篇。

此詳言瘧氣未發之時，陰陽未并，邪氣未盛，故當乘此而治之也。帝問大凡有餘者補之，不足者瀉之，人之病熱，其勢似為有餘；人之病寒，其勢似為不足。殊不知經

言有餘者。乃邪氣之有餘。不足者。乃眞氣之不足。而外感之爲熱爲寒者。皆有餘也。非不足也。但帝所以問之意。全在須其自衰而刺之之義。且以有餘不足與寒熱相類。故借其辭以發之。言瘧者之寒。非湯火之能溫。與不足而相類。及其熱也。非氷水之能寒。與有餘而相類。斯時也。正瘧發之際。雖良工不能止。必待其自衰而後可施以刺之之法者。何也。伯言經謂無刺熇熇之熱。熇熇者。熱盛如火也。無刺渾渾之脉。脉以邪盛而亂也。無刺漉漉之汗。漉漉者。汗大出也。玆而無刺之者。爲其病勢正盛。而刺之。則逆其病氣。所以未可治也。是何也。

吾試以瘧之始終言之方其始發也陽入之陰則陽氣并於陰斯時也三陽虛則內之陰氣盛而外全無氣所以寒慄鼓頷頭項俱痛也陰氣逆極則復出之陽陰與陽復并於外則內之陰氣虛而外之陽氣實故隨熱而渴欲得冷飲也由此而觀則瘧氣繼焉并於陽則陽勝始焉并於陰則陰勝陰勝則為寒陽勝則為熱如此此段正與前節相同正以瘧乃風寒不常之氣病極則復至不特一發而已方其發時熱如火速如風雨誰得而止之故經言又曰方其盛時而刺之則毀當以氣因其衰時而刺之則事必昌于此正無刺熱熱脈亂汗多者之謂也又

何也瘧未發時陰未并陽陽未并陰因而調之眞氣乃安邪氣乃無所以必當乘此而治之也彼良工不能治其已發謂非以其氣逆之故哉按後人用藥必當在瘧氣未發之前方有点效不可用鍼爲然若瘧發而用藥則寒藥助寒熱藥助熱反無益而增其病勢矣此義當與靈樞逆順篇參看

帝曰善攻之柰何早晏何如岐伯曰瘧之且發也陰陽之且移也必從四末始也陽已傷陰從之故先其時堅束其處令邪氣不得入陰氣不得出審候見之在孫絡盛堅而血者皆取之此眞往而未得并者也

此承上文而言瘧氣未發之時當有治之之法也言瘧本可乘攻之宜早方瘧之將發陰陽將移必從四末而

始。四末者、手足之指也。四末爲十二經井榮俞經合之所行、故陰陽相移、必從此始。如手大指屬手太陰肺經、次指屬手陽明大腸經。肺經行於大腸、一陽一陰爲之表裏、故陽已爲邪所行而傷、陰必從之而行。即肺與大腸以爲什二經之謂必先于未移之時、堅束其四支之處、使邪氣在此經者、不得入於彼。內之陰氣、不得出於外。又必細審詳候、見其邪在孫絡、至盛且堅者、皆刺出其血。此則眞氣自往、而邪未得并。所以堅束刺血之法、皆有可行者如此。

帝曰、瘧不發、其應何如。岐伯曰、瘧氣者、必更盛更虛、當氣

之所在也病在陽則熱而脉躁在陰則寒而脉靜極則陰陽俱衰衛氣相離故病乃休衛氣集則復病也

此言瘧未發時之所驗以衛氣離而病得休也帝問瘧不發時其應何如應者驗也伯言瘧氣之發必更盛更虛陽入之陰則陰盛而陽虛陰出之陽則陽盛而陰虛當瘧氣之所在在陽經盛則身熱而脉躁在陰經盛則身寒而脉靜極則陰陽俱衰寒熱皆已始焉隨衛氣而出者至此與衛氣相離而休矣其可驗者如此必待衛氣再集則此瘧復發耳視此未發之驗大有不同者矣

帝曰時有間二日或至數日發或渴或不渴其故何也岐

伯曰。其間日者。邪氣與衛氣客於六府。而有時相失不能相得。故休數日乃作也。瘧者陰陽更勝也。或甚或不甚。故或渴或不渴。間去聲

此言瘧有間二日而發。有數日而發。有發時必渴。有發時不渴。皆各有其由也。瘧之相間而發者。正以邪氣之發。必隨衛氣而出。凡衛在六府。而邪亦客於六府。邪氣有時不與衛氣相值。故邪氣不隨衛氣而出也。所以有間二日。有間數日而發者耳。至於渴之有甚有不甚者。亦以瘧之為病。陰出之陽。則陽勝而熱甚。熱甚故渴也。陽入之陰。則陰勝而熱不甚。故不渴也。按本經分明言瘧之間二日間

數日者以邪氣與衛氣不相値格致餘論朱丹溪謂三日一發陰分受病也作於子午卯酉日爲少陰瘧作於寅申巳亥日爲厥陰瘧作于辰戌丑未日爲太陰瘧大以子午發少陰者彼見五運六氣之子午年爲少陰君火司天則當以卯酉陽明燥金爲在泉遂指之曰小陰厥陰太陰亦然牽合附會殊非經旨况子午日用少陰發而卯酉日又可用少陰藥乎往往用之亦無應無理甚矣且丹溪治瘧一門凡登錄治法全與內經不合故後世用丹溪之方不能取效者多矣又明醫雜著以發于晝者爲氣處用四君子湯發于夜者爲血處用四物湯晝夜俱發者爲氣血俱處用八物湯是以內傷者而治外感係之所謂關門趕賊也無理太甚矣。

帝曰。論言夏傷于暑。秋必病瘧。今瘧不必應者。何也。岐伯曰。此應四時者也。其病異形者。反四時也。其以秋病者寒甚。以冬病者寒不甚。以春病者惡風。以夏病者多汗。

此言瘧有四時發者。其證不同。不止於秋時之病瘧也

生氣通天論。陰陽應象大論。皆言夏傷於暑。秋必病瘧。則瘧必以秋而發也。而今不必應於秋者何也。伯言四時皆有所應之瘧。其病異狀。正以四時各相反耳。故秋時爲瘧者。熱在肌肉。熱極則寒。故其寒也甚。冬時病瘧者。陽氣伏藏。不與寒爭。故其爲寒不甚。春時病瘧者。陽氣外泄。腠理開發。故惡於風。夏時病瘧者。暑熱薰蒸。津液外泄。故多汗。其病之異狀如此

帝曰。夫病溫瘧與寒瘧。而皆安舍。舍於何藏。岐伯曰。溫瘧得之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則陽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爍。肌肉消。腠理發泄。或有所

用力。邪氣與汗皆出。此病藏於腎。其氣先從內出之於外也。如是者。陰虛而陽盛。陽盛則熱矣。衰則氣復反入。入則陽虛。陽虛則寒矣。故先熱而後寒。名曰温瘧。（舍去声 中去声）

此詳温瘧之義也。温瘧得之冬中於風。其寒氣藏於骨髓之中。正以腎主骨也。至春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爍。肌肉消。腠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皆出。盖亦隨衛氣而出耳。此病始將何所舍藏。實藏之於腎也。正以腎主於冬。冬時藏邪。由風府下行於伏膂之脉。故曰。腎藏之也。又復上行出於缺盆之中。則從內而出之外矣。如是者。始而陰出之陽。則陰虛而陽盛

陽盛則熱矣。既而陽氣逆極。則氣復反入。則陽虛。陽虛則寒矣。故先熱而後寒。病名曰溫瘧也。由此觀之。則溫瘧之所舍者腎耳。若夫寒瘧之所舍藏。已見於第一節中矣。

帝曰。癉瘧何如。岐伯曰。癉瘧者。肺素有熱。氣盛於身。厥逆上衝。中氣實而不外泄。因有所用力。腠理開。風寒舍於皮膚之內。分肉之間而發。發則陽氣盛。陽氣盛而不衰。則病矣。其氣不及於陰。故但熱而不寒。氣內藏于心。而外舍於分肉之間。令人消爍肌肉。故命曰癉瘧。帝曰。善。

此詳言癉瘧之義也。肺經素有熱。氣盛於其身。以致氣

逆上衝，其中氣頗實，而不能外泄，因有所用力之時，腠理乃開，遂使風寒舍於皮膚之內，分肉之間，而發病乃發，發則陽氣盛，陽氣盛而不衰，病之所以大熱也，與內陰分之氣甚不相及，故止熱而不寒，此數氣者，內藏於心肺，而外舍於分肉，令人消爍肌肉，病命曰癉瘧，由此觀之，則癉瘧之所舍者，肺與心耳。

刺瘧篇第三十六

足太陽之瘧，令人腰痛頭重，寒從背起，先寒後熱，熇熇暍暍然，熱止汗出，難已，刺郄中出血。

此言膀胱經之瘧證，而有刺之之法也，足太陽之脉，從

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其支別者。從髆內左右。別下貫臀。過髀樞。故令腰痛頭重。寒從背起也。其先寒者。固以熱極生寒。而後寒者。亦以寒極則熱。但先寒之寒。則內熱之極耳。熇熇者。甚熱狀也。暍暍者。亦熱盛也。張仲景以暑証爲暍。而此云暍暍然者。其熱似暑蒸之熱也。熱生本爲眞氣。眞氣虛。熱止則爲眞氣復。今氣復而汗反出。是乃邪氣盛而眞氣不勝。故此瘧難已。當刺郄中以出其血。郄中者。即委中穴。係本經也。一名膕中央約紋中動脈。刺五分。留七呼。灸三壯。王注又以爲金門者未的。

足少陽之瘧。令人身體解㑊。寒不甚。熱不甚。惡見人。見人心

心惕惕然，熱多，汗出甚，刺足少陽。解㑊同　惡去声

此言膽瘧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足少陽之瘧，令人身體解㑊。解㑊者，即謂之曰寒，則寒不見甚；謂之曰熱，則熱不見甚是也。王註釋解㑊之義本此　惟惡見人，如見人則此心惕惕然而恐懼也。蓋膽本屬木，木邪盛，則胃受之，胃熱盛則惡人。但胃氣虛見人，令則有恐懼意耳。陽明脈解篇謂陽明盛則喘而惋，惋則惡人者是也。及其後也，熱多汗出甚，正以熱盛則熱多，而中風則汗出。當刺足少陽本經之穴耳。王註以為俠谿主之，在足小指次指歧骨間，本節前陷中，刺三分，留三呼，灸三壯。

足陽明之瘧，令人先寒洒淅，洒淅寒甚，久乃熱，熱去汗出，

喜見日月光火氣乃快然刺足陽明跗上。

此言胃瘧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足陽明之瘧。令人先寒洒淅。其寒最甚。久乃寒變為熱。熱甚以熱盛則外先寒而久寒久則始變而為熱。至於熱去則汗出亦邪氣勝而真氣不勝故也。喜見日月光。又欲見火氣乃快然。陽明脉解篇謂陽明之脉病。惡人與火。蓋陽明本多氣多血熱邪盛則惡人與火而今反喜之者乃胃氣之虛故也。當刺足陽明跗上之衝陽穴耳。足跗上五寸去陷谷三寸刺三分留十呼

足太陰之瘧。令人不樂。好太息。不嗜食。多寒熱汗出病至

則善嘔嘔已乃衰即取之樂音洛好去声

此言脾瘧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足太陰之脉支別者復從胃上鬲注心中故心之志爲喜今子既受病母必憂之乃不樂惟不樂故好太息也脾主化穀邪氣溥之故不嗜食脾之外爲三陽經脾之内爲三陰經正陰陽出入之界故多寒亦多熱也脾脉入腹屬脾絡胃上鬲俠咽故病氣來至則嘔嘔已病乃衰也俟其衰後即取本經之穴以刺之耳王註以爲公孫主之在足大指本節後一寸刺四分留七呼灸三壯

足少陰之瘧令人嘔吐甚多寒熱熱多寒少欲閉戶牖而處其病難已

此言腎瘧之證也。足少陰之脉，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故悗吐皆甚，其寒熱不特故皆多，但就中論之，腎為陰藏，陰氣生寒，今陰氣不足，故熱多寒少，胃脉欲獨閉戶牖而處，今土刑其水，胃病反見於腎瘧也。其病難已，正以土刑其水也。按甲乙經云：其病難已，取之本經之穴耳。按甲乙經以爲太谿大鍾也。太谿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脉陷中，刺三分，留七呼，灸三壯。大鍾足跟後踵中大骨上兩筋間，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

足厥陰之瘧，令人腰痛，少腹滿，小便不利，如癃狀，非癃也，數便意恐懼，氣不足，腹中悒悒，刺足厥陰。癃音隆 數音朔 悒音邑

此言肝瘧之證而有治之之法也。足厥陰脉循股陰入

髮斥。環陰器。抵小腹。故令人腰痛。少腹滿。小便不利而爲癃也。然非眞癃也。數欲小便之意耳。此之志爲恐。故恐懼者。腎氣不足。且腹中悒悒然而不暢也。當刺足厥陰之穴耳。王註以爲太衝穴在足大指本節後二寸動脉陷中以鍼三分留十呼灸三壯此非知集李東垣治足六經瘧方足太陽用羌活加生地黄湯柴胡加桂湯足陽明桂枝二白虎黄芩芍藥加桂湯足少陽小柴胡湯足太陰小建中湯異功散足少陰小柴胡半夏湯足厥陰四物玄胡苦楝附子湯然不必盡中病情始備此以後採擇

肺瘧者。令人心寒。寒甚熱。熱間善驚。如有所見者。刺手太陰陽明。間去声

上文言足之六經已盡矣。而此下五節。又以肺心肝脾

腎言之。其肝脾腎已爲上文足三陰之瘧。而後又再言其詳耳。此節言肺瘧之證。而有治之之法也。肺瘧令人心寒者。邪盛乘所不勝也。寒甚則熱。熱間善驚。如有所見者。心氣不足。肺邪有餘所致也。當刺手太陰肺經。與手陽明大腸經耳。王註以肺經之列缺。大腸經之合谷主之。列缺在腕上一寸半。鍼二分。留三呼。寫五吸。灸三壯。合谷在手大指次指岐骨間陷中。鍼三分。留六呼。灸三壯。

心瘧者。令人煩心甚。欲得清水。反寒多。不甚熱。刺手少陰。

此言心瘧之證。而有治之之法也。煩心者。心熱則煩且甚。故欲得水以救之。惟其熱。則反寒多。蓋熱極生寒也。寒既久。則火少衰。所以不甚熱也。當刺手少[illegible]心經

之穴耳。王註以爲神門在之掌後銳骨端陷中鍼三分留七呼灸七壯

肝瘧者。令人色蒼蒼然。太息。其狀若死者。刺足厥陰見血。

此又言肝瘧之證而有刺之法也。上文言足厥陰之瘧。令人腰痛。少腹滿。小便不利。如癃狀。恐懼。氣不足。腹中悒悒然不止。此在經而不在藏也。肝色蒼蒼然者。色不明潤也。太息者。病氣不舒也。其狀若死者。厥陰爲陰之盡而邪氣入深。身不能動也。當刺足厥陰肝經之穴以出血耳。王註以爲中封主之足內踝前一寸筋裏宛宛中仰足取陷中伸足乃得之鍼四分留七呼灸三壯。

脾瘧者。令人寒。腹中痛。熱則腸中鳴。鳴已汗出。刺足太陰。

此又言脾瘧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上文言足太陰之瘧令人不樂好太息不嗜食多寒熱汗出病至則善嘔嘔已乃衰然在經而不在藏也脾脈上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上鬲挾咽故令人腹中痛熱則腸中鳴鳴已汗出水與火相擊而成聲也鳴已汗出熱久邪散也當刺足太陰脾經之穴耳王註以爲商丘主之

腎瘧者令人洒洒然腰脊痛宛轉大便難目眴眴然手足寒刺足太陽少陰

此又言腎瘧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上文言足少陰之瘧令人嘔吐甚多寒熱熱多寒少欲閉戶牖而處其病

難已。然在經而不在藏也。腰者腎之府。今腎有熱則令人洒洒然腰脊痛也。宛轉則難於轉身也。大便難。以腎主二便。而腎氣不足。故大便難也。目眴眴然。水虧則火盛。故目不明也。當刺足太陽膀胱經。與足少陰腎經之穴耳。王註以膀胱經之委中。腎經之大鍾主之。按此專難知集李東垣治五臟瘧方。肺瘧用黃芩加芍藥湯。心瘧用桂枝黃芩湯。肝瘧用四逆湯通脈四逆湯。脾瘧。用小建中湯芍藥甘草湯。腎瘧用桂枝加當歸芍藥湯。胃瘧用理中湯丸。雖未必盡中病情。姑備此以俟詳擇

胃瘧者。令人且病也。善饑而不能食。食而支滿腹大。刺足陽明太陰橫脉出血。

此言胃瘧之證。而有刺之之法也。上文言足陽明之瘧

令人先寒洒淅洒淅淅寒甚久乃熱熱去汗出喜見日月光火氣乃快然。然在經而不在府也。故此又以胃瘧重言者。蓋胃為六府之長也。且將也。將病之將善饑而不能食。纔有所食。而支滿腹大。以胃熱脾弱也。宜刺足陽明胃經。足太陰脾經之橫脉出血。所工討少胃經之

主之。以橫脉出血為脾[illegible]不[illegible]踝之針[illegible]大附則太[illegible]陰之經隧也。厲兌在足大指次指端去爪甲如韭葉。刺一[illegible]一呼灸一壯。解谿衝陽後一寸半陷中。刺五分留[illegible]三分灸二壯。三里在膝下三寸骭骨外廉兩筋間。刺三分留三呼。灸一壯。

瘧發身方熱。刺跗上動脉。開其空。出其血。立寒。

此言瘧發將欲熱者。當有刺之之法也。凡瘧發身方熱

則刺跗上之動脉當是衝陽穴也又按足陽明胃經者乃五藏六府之長也故取其穴以刺之足跗上五寸動脉鍼三分留十呼灸三壯按鍼灸聚英衝陽穴下亦刺禁論云刺足跗上大脉血出不止死則衝陽無疑也則開其空以出其血其瘧立可寒矣

瘧方欲寒刺手陽明太陰足陽明太陰

此言瘧發將欲寒者當有刺之之法也凡瘧發身方欲寒雖未發熱而熱盛將寒也肺為氣之主而胃為六府之先脾為五藏之主腸胃為海當刺此四經開其空以出其血則可以無寒矣王註以爲四經之井榮也

瘧脉滿大急刺背俞用中鍼傍五胠俞各一適肥瘦出其

血也此上鍼又

此言瘧脉滿大急者當有刺之之法也瘧脉滿大急當刺背俞曰大杼穴者項後第一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一寸半鍼三分留七呼灸七壯又用中鍼刺傍五臟俞曰譩譆穴者左右各一譩譆去中行開三寸自附分內膊內廉前神堂數字譩譆為第五故曰五臟俞去脊中左右各開三寸正坐取之以手重按病人言譩譆應手鍼六分留三呼瀉五吸灸二十壯肥者深刺多出其血瘦者淺刺少出其血此乃刺法之要也

瘧脉小實急灸脛少陰刺指井

此言瘧脉有小實急者兩有刺之之法也瘧脉小實急者當灸足少陰腎經之脛曰復溜穴又刺足太陽膀胱經

即足小指之井穴至陰。蓋足少陰之井在足心。名湧泉穴。故不曰指。今曰指井。則是足太陽膀胱之井穴。與腎爲表裏。故刺之耳。復溜足內踝上二寸。筋骨陷中。鍼三分。留七呼。灸五壯。至陰足小指外側去爪甲如韭葉。鍼一分。留三呼。灸三壯。

瘧脉滿大急。刺背俞。用五胠俞背俞各一。適行於血也。

此重言瘧脉滿大急者之刺法也。背俞即大杼。五胠俞即譩譆。適行至於血者。即適肥瘦出其血也。

瘧脉緩大虛。便宜用藥。不宜用鍼。

此言瘧脉緩大虛者。當用藥而不用鍼也。蓋瘧脉緩大與前滿大急小實急者異矣。而又兼虛。則便宜用藥以

調理之。不宜遽用鍼以出血也。若出血則益虛矣。

凡治瘧。先發如食頃。乃可以治。過之則失時也

此言治瘧貴在未發之前。其時候止如食頃。即可以治之也。前篇曰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渾渾之脉。無刺漉漉之汗。為其氣逆。未可治也。又曰。自其盛時必毁。因其衰也事必大昌。又曰瘧之未發也。陽未并陰。陰未并陽。因而調之。真氣得安。邪氣乃亡。故工不能治其已發。為其氣逆也。皆言當治之于未發之先。而不可治之於已發之後耳。此則言治之於未發之先者。其時候止如一食之頃。或用鍼。或用藥。即可以治之矣。若過此食頃。而至

于已發則失時不可爲矣

諸瘧而脉不見刺十指間出血血去必已先視身之赤如小豆者盡取之

此言諸瘧之脉不見者當有刺之之法也諸瘧而脉不見邪盛故脉沉當刺手足十指間井穴出血血去則瘧可已又必先視其身之赤如小豆者盡取之以出血也

十二瘧者其發各不同時察其病形以知其何脉之病也先其發時如食頃而刺之一刺則衰二刺則知三刺則已不已刺舌下兩脉出血不已刺郄中盛經出血又刺項已下俠脊者必已舌下兩脉者廉泉也

此言刺十二經之瘧者當曲盡刺之之法也下二經之瘧其發各不同時察其病形以知其何經脈氣之病先其發時如食頃而刺之一刺則勢衰二刺則知其甚衰三刺則病已矣如不已當刺舌下兩脈出血乃任脈經之廉泉穴也如不已當刺足太陽膀胱經之委中盛經以出血又兼刺項已下俠脊者必已俠脊者則大杼風門穴也（廉泉頷下結喉上四寸中央鍼一分留七呼灸三壯委中膕中央約紋中動脈鍼五分留七呼灸三壯大杼項後第一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一寸半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風門二椎下兩旁各去脊各一寸半鍼三分留七呼灸五壯）

刺瘧者必先問其病之所先發者先刺之先頭痛及重者

先刺頭上及兩額兩眉間出血先項背痛者先刺之先腰脊痛者先刺郄中出血先手臂痛者先刺手少陰陽明十指間先足脛痠痛者先刺足陽明十指間出血

此言凡刺瘧者必先問其病之所先發者以先刺之也瘧發時先頭痛及重者先刺頭上上星百會穴及兩額之懸顱穴兩眉間之攢竹穴以出其血先項背痛者先刺其項之風池風府穴背之大杼神道穴以出其血先腰脊痛者先刺委中出血先手臂痛者先刺手少陰心經手陽明大腸經及十指俱出其血皆井穴也先足脛痠痛者先刺足陽明胃經及足十指間之井穴以出其

血。

風瘧瘧發則汗出惡風刺三陽經背俞之血者。

此言刺風瘧之法也風瘧之發則汗出惡風當刺足三陽經背俞之血者即足太陽膀胱俞足陽明胃俞足少陽膽俞是也。膀胱俞十九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一寸半鍼三分留六呼灸三壯胃俞十二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一寸半鍼三分留七呼灸三壯膽俞十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一寸半鍼三分留七呼灸五壯

䯒痠痛甚按之不可名曰胕髓病以鑱鍼鍼絕骨出血立已。䯒洪行反鑱鋤銜反

此言刺䯒痠痛甚之法也䯒痠痛甚不可按者按之益

痛也名曰腨髓有病當以鑱鍼九鍼論中第一鍼曰鑱鍼者鍼其足少陽膽經之絕骨穴以出其血則病自已矣（足外踝上三寸動脈中鍼二分留七呼灸三壯）

身體小痛刺至陰

此言刺身體小痛之法也身體小痛則邪感太陽經而其邪未深當刺足太陽膀胱經之井穴至陰也（足小指外側去爪甲如韭葉鍼一分留五呼灸三壯）

諸陰之井無出血間日一刺

此承上文而言刺諸陰經井穴之法也上文言太陽至陰之穴乃井穴也凡刺手足六陰經之井穴慎無出血

當間日以一刺之則其邪氣自泄不必至於出血也

瘧不渴間日而作刺足太陽渴而間日作刺足少陽

此言瘧有間日而作者即其渴不渴而當分經以刺之也瘧有間日而作但不渴者熱未甚也當刺足太陽膀胱經之穴亦有間日而作而發渴者熱之甚也當刺足少陽膽經之穴蓋邪有淺深斯有渴不渴之分也故刺之者有三陽一陽之異如此

溫瘧汗不出爲五十九刺

此言刺溫瘧而汗不出者當另有刺之之法也五十九刺見刺熱篇第三十二靈樞熱病篇第二十三

四卷終